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第五函 函三冊

離騷圖經序



蜀人柳中丞客廣陵爲余談毛詩
畫卷蓋所見僅墓門斧棘數幀精
妙非近代作者所能倫昇時得此
海經圖刻本詭奇生動疑卽古人
之遺蹟爲陶淵明之所流觀者狀

楚大夫之騷繼三百啓六韜悲吟
歎叩尤於今皆爲空若天問等篇
禮怪慌惚實有與伯益經景純傳
相發明者是不可以無圖而中江
蕭尺木氏始爲之或曰蕭精于畫
故嘗圖姑孰山水實於弋時此其

再舉也或曰謗東海宋荔裳之請
也民部遠懷其宗正故章之或曰
尺木博學不樂仕七音六書九章
樂不淹入是莫豹之斑也尺木之
害曰予何能物固前人之陳迹亦
視之以爲新也歟余惟質傳柳二

州馮弔三閭。劉以漢唐之世有侶。
楚懷亦漢唐何時。賈柳何遇。其亦
未可躋之於匹。則世尺木竅甚於
雒陽。河東能以歌哭。嗟尚友乎。
騷人惟其有之。是以侶之。余於此
蓋有不忍悉者矣。河濱李楷。



離騷圖序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著

宋郭思畫論始例規鑒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也夫
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
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
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企淮南長沙朔
忌向褒輩皆擬之遂尊爲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
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
國之先騷爲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竊見信州

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衡璣禮器小戎豳風每多譌謬僭意
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爲改竄而天問亦隨
筆就藁大約徵形燦理使後人翻覆玩繹悽愴以想古人
處亂託憂之難而瓌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
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絕
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
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况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
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
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

術豈余之臆說邪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畫之中櫜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尚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鄱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艸漁父諸本乃知覃精于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索圖於經竝論又可知矣余不敏紆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中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三問亦亦
卜居極



離騷圖目錄

後附凡例

離騷經第一

一圖

九歌傳第二

九圖

天問傳第三

五十四圖

九章傳第四

遠遊傳第五

五圖

卜居傳第六

漁父傳第七

九辯傳第八

招魂傳第九

大招傳第十

- 一編楚辭如惜誓弔屈原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皆從離騷發源宋儒彙楚詞而削經之名矣且騷本行世已多茲集意在圖畫故略之不載亦尊經之義也
- 一九辯招魂大招附存者爲宋玉景差皆三閭授經之士親炙休風不可遺也而王注疑爲屈子所作遂存之
- 一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張僧繇圖俱豐下髭旁不類枯槁醺辭之遊江潭者也又見宋史藝作漁父圖李公麟作鄭詹尹圖皆有三閭真儀如沈亞之外傳戴截雲之冠高纓長鉞拭中以明潔也今合爲一圖矣
- 一九歌圖宋元人皆有畫本而杜撰不敷曷足觀也今本傳注以吮豪差可盡變矣
- 一遠遊原有五圖經兵燹闕失埃續之一香艸圖名載之蜀中畫紀乃黃荃所作皆寡陋不能讀艸木之經不復紀錄然思亦有志未逮爾 石人識

楚辭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
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
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
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
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
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
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

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
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
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
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
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
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族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

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猷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
人兮各興心以嫉妒忽駘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
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兮
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
而夕替旣替余以蕙纓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歎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

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忤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歿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
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
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
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
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